

孫家琇著

復

國

(又名吳越春秋
四幕劇)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

(•8301 滬報藏)

復

國(又名吳越春秋)
(四幕劇) 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孫家琇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這一個劇本是在百忙中寫成的；我很感謝牠使我心裏得到一種安靜，和一些「創作衝動」的滿足。

西施范蠡的故事，不但是盡人皆知，而且也有人已經把他編成劇本。我又把牠拿來重用，並不是因為我們歷史上缺乏不朽的人物同事績，更不是因為我對於此種已經編成的作品感覺不滿，簡單的原因就是忽然這故事同其中的人物抓住了我的想像，而且緊緊抓住，終於使我不得不借着他們表達出一些我對於祖國的熱誠同對於世界和平的渴望。因為這一點點目的，劇中的人物——特別是范蠡——同記載的略有出入。同時因為要把這故事戲劇化，時間和地點也更動了許多，我只希望這些「自由」沒有損壞原來故事的美麗動人。

謹致謝寶三的幫忙和一些朋友的鼓勵。

孫家琇 三十二年九月於樂山武漢大學

附誌：本劇如承劇團排演，務請事先告知作者。

復國

人物

越王勾踐

范蠡

文種

黃老爸

叔公公

羅兒

吳王夫差

伯嚭太宰

伍員（子胥）

王孫駱

復國

大臣甲

大臣乙

太子友

越后

西施

東施

北威

張七嫂

村婦甲、乙、丙、丁

宮女數人

內監數人

大將數人

兵卒數人

獄卒數人

小吏一人

探子數人

時間：

春秋霸政盛興的時代

地點：

越國京都（諸暨）附近的小村——苧羅村

吳國京都（姑蘇，現在的蘇州）

第一幕——西施家的前面，一個晚春的早晨

第二幕——吳宮附近的石室內，三年以後一個春天的早晨

第三幕：

第一景——西施家的前面，後第二幕十天的黃昏時候

第二景——吳國王宮裏的內殿前面，數年以後一個夏天上午

第四幕——仍是吳宮內殿前面，四五個月以後一個秋天上午

在距離今天的幾千年以前太陽是同樣地照着，大地上的一切一切同樣地掙扎着，人間也同樣充滿着喜、怒、哀、樂、怨、望、愛以及一切不可命名的情緒。所謂天下，同樣地龜裂成大小不等的國家——強霸的凌辱弱小的，弱小的反抗強霸的，好像車輪般地環轉不息。車輪滾過的時候，被壓在下面的男女老幼們也同樣地倒下去，或是挺起來，產生了人間忘不掉的可歌可泣的事蹟。

第一幕

是一個晚春的早晨，陽光又亮又溫柔地照在地上。一切的山水花樹都好像在抖擻着精神期待什麼有詩意的人物來欣賞牠們；花中的小鳥亂唱，誰知道是在訕笑牠們呢，還是特意酬答小河流的伴奏？配着這麼美好的晨光是一副江南的村景。遠遠地望去有青紫的山巒起伏着，山下一片稻田，這時田裏沒有稻，却開滿了黃澄澄的菜花。稍近，橫彎着一條小河，河上架着小橋。近處左邊有叢竹，竹下掩着半間茅屋，屋前有石階，亂石，靠近茅屋的曬衣架上掛着兩三件小兒布衣，隨着春風不時地搖曳。近處右邊也有叢竹，竹內夾着半開的桃花，竹葉同花枝都往下垂着幾乎蓋到一個平面的高石上去，高石的周圍有幾個矮石，石脚下長滿了野草野花。茅屋向外有兩條小路，已經不很清楚了。

靜靜地歇了半晌沒有一個人走近，忽然由遠處傳來婦女談笑的声音。

北威姐（聲）：東施，你還是那麼胡鬧！我告訴你我忙的很，你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着我就跑！

東施（聲）：你忙些什麼？不就是要去給老顧媽媽看病嗎？反正她那老骨頭死了也沒有人哭她！

北威（聲）：『噯呀！慢點，慢點！我的腿都抽筋啦！你到底拉我去看什麼呀？』

東施：（一面拖着北威上台一面說）『反正你看完了不後悔，天字第一號的小白臉（又笑）！北威：『呸！虧你不怕羞！整天的小白臉，大白臉，你不看看你自己的那付臉！』（轉身要走被東施拉住）』

（東施的身材又高又粗，如果不曉得她是一個過於發育的少女，從遠處看她准會把她當做一個粗漢。她的皮膚很粗，特別是面部長滿了火山似的疙瘩。小眼睛，扁鼻子，厚厚的嘴唇，大手大腳，頭髮雜亂地披在肩上，全沒有一點光澤。她的舉動到不蠢笨，却偏向快而楞；同時她的一種傻裏傻氣的樣子加上一種直爽的憨笑似乎可以稍微給人們一點安慰；就是世界上無論多麼醜陋的生靈都有一點點長處。東施穿着一身深粉紅色的粗麻布長袍（領子是和尚衣式的），腰間束着一條蘋果綠色的帶子。她的衣服很新，好像是特別打扮了起來給人們看的。）

（北威姐是一位寡婦。她的身材却正同東施的相反，她本來已經很矮再加上駝背更使她低了幾寸。她的像貌還平常，不過因為身體不健康的關係，顯得很乾黃，很憔悴。所以雖只有三十多歲却有點龍鍾的樣子了，特別是因為她的頭髮已經脫落很多。她平時臉孔常是向下的，聽別人說話，或是自己說話的時候才費力仰起來，而她講話時候的眼睛，鼻子，嘴的位置總是特別移動着。她的一雙手同臉是不相上下的枯瘦。北威穿一件似黑非黑，似古

銅非古銅色的舊袍子，袍子很長幾乎把她的腳完全蓋上。

東施：馬上就到啦，你還跑什麼？你看那不是她的家麼？

北威：真作怪，怎麼這條路那麼近。（兩步跑到矮石前坐下，氣喘喘的）我的老天爺，你也差

點兒把我拉死！

東施：（又大笑）哈哈，你喘口氣吧，等着看好的。

北威：真是活見鬼！

東施：你總不相信我的話，我剛才就告訴過你從你那兒來過了石橋往南轉就是西村，你說不會

有那麼便當，你瞧瞧這條路有多麼近。

北威：可是那個真聽明白了你要到這兒來呀！你看你方才活見鬼的樣子，不問青紅皂白地拉着

我就跑！什麼漂亮啦，好看啦！又是什麼代夫啦，小白臉啦！我管你娘的那一套！（東施

又笑，一面偷偷地往茅屋裏面窺探）你是叫我來看西施漂亮嗎？真是活見鬼，西施漂亮那

個不曉得！要看，我那天高興，那天都可以來看她。

東施：（急忙搖手）不是，不是，你小點聲音嘔！（又繼續窺探）

北威：瞧，你那份偷偷摸摸的神氣！（一蹣腳站起）我走啦，拉我來看西施，哼！

東施：（跑來阻止北威）告訴你不是呢！你這個蠢人！

北威：好，你罵我蠢對極了。

東施：（小聲地）我不是跟你說了嗎？還是一個大夫哩！

北威：代夫？怎麼？他可是到這裏來搶我的醫道？他要搶我的熟主顧可不成！——

東施：（笑）瞧你這個費子！我說他是個大夫，那個講他是代夫！你就知道你那一竅！

北威：當然啦，三句話不離本行麼！

東施：你說他能夠真的是個大夫嗎？——

北威：我怎麼會知道呢！我還沒有看見他是不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睛。（忽然很聰明地）大夫！

國王底下不就是數大夫頂大嗎？

東施：是吧？——

北威：哼，那可不是開玩笑！他若不是大夫硬充大夫，給國王知道了就得掉腦袋！——（自己摸摸

頸子）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東施：那我可真看不透啦。西施就是長得漂亮，她家裏多麼窮哪！去年冬天憑小弟病了我還

送給她兩把柴燒火哩！

北威：兩把柴又算什麼，你沒有聽說我給那孩子看病拿藥沒有要她的錢？西施那個人够多麼好

啊！——

東施：可是一個大夫要什麼樣兒的沒有？西施窮得一件省穿的衣裳都沒有！——不自覺地看看自

己的衣服。——哼！我想她沒有那麼大福氣。俗語說得好，紅顏多薄命，醜人到有個醜福

氣。你說是不是？北威，他八成是個窮酸自稱大夫來騙人的。

北威：你這個丫頭真是叫鬼附着啦！要不就是想男的想不到手情迷了竅啦！你看你唧唧噥噥的大夫啦，窮酸啦，西施啦，醜福氣啦，到底是怎麼一檔子事啊！你別忘了我沒有那麼大的閒功夫。（猛又立起來）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你別想拉我給你說媒，我可沒有那麼厚的臉皮。

東施：拉你說媒！若是有人你還不先替你自己留下！別忘了我沒過門，你也死了丈夫。（北威氣極又欲走）別生氣，別生氣，我門著你玩的。（拉北威坐下，小聲地）看情形他們都沒有在家。哼，你說西施老實，人真不可以貌相，我告訴你是怎麼一回事兒。（四面偷看）北威：說吧，說吧，犯不着這麼偷偷摸摸地。

東施：你知道西施那兒住着一個大夫嗎？

北威：就是他們大夥都說從朝廷來的那一個？什麼，跟西施住一塊？

東施：不是，不是，西施家靠田那邊不是有兩間破空房子麼？他就住在那裏頭。你想一個大夫住那麼破的屋子，叫人信不信？

北威：究竟住了多少日子啦？

東施：還不是有個把來月啦！那天西施在河邊上洗紗碰見他，就把那兩間房子給他住啦！天天還送飯給他哩！你想！

北威：他到底是個幹什麼的？

東施：我告訴你他是個大夫哩！

北威：我知道那個，我是問他住在這兒幹什麼。

東施：曉得他葫蘆裏賣什麼藥！我看他白天簡直沒有事，晚上我可就不敢保啦！那天我看見他在河邊上站着，腦袋忽高忽低的，嘴裏也在唸什麼。

北威：那也許是在唸咒。

東施：誰知道！後來他就沿着河邊走，我就偷偷地在後面跟着他。

北威：好有出息！

東施：誰想到他走了半天還是那副神氣，我就賭氣不看啦。還有一回我看他拿了一個龜殼坐在石橋腳下邊捉摸，可是忽然嘆了一口氣放下龜殼就唱起來啦。

北威：唱些什麼？

東施：我聽不清楚；怪聲怪氣的反正不像我會的那些小調好聽。前天快黑的時候，我又去聽聽他跟西施說些個什麼……

北威：（極感興趣地）你偷聽他們說話啦？你藏在那兒？

東施：嚇，你也急着要聽啦！還不就在這堆竹子後頭。噯！別提啦！剛剛看見他坐在這裏（指矮石）等着西施出來，我叔公公喝得醉醺醺地打這邊走碰了我一個滿懷。

北威：好露臉，又是挨了一頓臭罵！

東施：我才不在乎那個老東西哩！我那時就生氣的走開了，丟了那麼一個好機會。以後再看見他都是跟黃老爸他們下棋，喝酒，沒完沒了地噱天，我也聽不懂！你想一個大夫會跟那些老頭子們瞎混嗎？

北威：那也沒有什麼大關係，他住在這裏當然得跟這裏的人來往。（忽然明白地）我想起來

啦。

東施：什麼？

北威：你聽說過隱士嗎？

東施：什麼隱士？

北威：大官們做官做厭了，就想當隱士，唱歌，釣魚，有的還想耕田哩！（鄙視地）你沒聽說過這個？怪不得你那麼大驚小怪哩！你不用吃醋，這裏准沒有西施的事情！

東施：（傻氣地歪着頭想想不以爲然地）沒有才怪哩！人家全都說這位大夫看上咱們的西施啦！

北威：全都說？誰呀，誰在說？我怎麼沒有聽見呢？

東施：你成天的埋在藥爐子裏頭，村上什麼事你全不知道。要不是我剛才把你拉來你到現在怕還在鼓裏哩！我告訴你西村裏王家妯娌昨天在說；李媽，文慶姑也在說；張七嫂還說她敢

擔保是這麼一回事。昨天晚上我還偷聽見叔公公跟黃老爸他們說了幾句哩！

北威：老頭子們他們還談論這種事？

東施：怎麼不談論？北村的那個俞老頭子還跟我飛過眼哩！

北威：呸，好不害臊！

東施：告訴你你又不信！可是黃老爸他們的話我敢擔保。黃老爸大大地誇讚這位大夫——

我還沒有告訴你，他姓范——黃老爸就誇讚范大夫怎麼有學問，怎麼和氣，怎麼看得起咱

們這村上的人。我叔公公就問黃老爸，「喂，你看范大夫是不是有點中意西施啊！」

北威：黃老爸說什麼？

東施：黃老爸說，「不見得吧」。叔公公說，「作大官的那個不風流，西施那丫頭也漂亮」。

黃老爸說，「你聽我的話，范大夫那個人不會不規矩」。叔公公說，「那當然，那當然，

不會不規矩。我是聽他誇獎過西施幾回」。黃老爸說，「對，誇獎過她不少的回數。可惜

那丫頭太貧寒啦！」（這時西施從茅屋後邊上，手裏提着竹籃，籃裏裝着洗好的衣服，心

不在焉地進到屋裏去。東施不知道仍舊往下說）可是那天張七嫂又說女的窮沒有關係，大

官們不在乎女的窮富。

北威：也許。

東施：哼，西施有那麼大的造化我到不信，那位大夫才漂亮哩！

東施（西施由茅屋出）

西施：嘔，是你們兩位在這兒啊，我在裏面聽到有人說話，我當是誰哩。

（是那個醫學家很早以前就看出世界萬物都是相對的：沒有陰就不可以有陽，沒有南就無從有北，沒有醜陋也就顯不出美麗。現在看見西施走出來就覺得天下那裏有那麼巧的事情，同時同地會有一個極美，一個近乎極醜的女孩子。這豈不是造物者一時的幽默？西施站在東施，北威的旁邊更是難以形容的美。她不但有形狀的美，而且有由頭至腳都煥發出一種內在的精神的美——一種健康，純潔，溫柔，嫺靜，同愛混合起來的美。所以她安靜地走着，動着的時候，可以使人連想到夜晚的明月，或是剛鑽出來的晨光。西施的頭髮黑亮而整齊地披在肩上；眼睛大而有神；眼珠像頭髮一樣地烏黑，像靜水那樣地深澄。假如西施旁處都不美，像她那付眼睛也足夠吸引人了——那種忽而靈活，忽而凝視，忽而帶着微笑，忽而又含蓄着憂怨，把她的名額，她的敏感都清楚地表現了出來。眼睛以外她的嘴也是同樣地吸引人——周正，柔順，加上紅而潤的顏色，笑同說話的時候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這一切都是可以形容出來的；但是注意到這些以後總覺得還有一種形容不出來的神妙是旁人所沒有的，就好像不知因為什麼所有少女的溫柔，嬌羞都聚攏在她的嘴上了。她的皮膚很潔白，兩頰微紅，當她害羞，興奮的時候，裏面的血液來來去去好像池水的微波一陣陣湧上來吻着池邊，所以整個的臉更顯得敏活，她的身體近乎細高，走出時總是筆直

的，她平时的態度很安靜，幽嫻，並且也許因為遭遇的關係又略帶點悲鬱；不過她有時候又可以十分地頑皮，嬌憨，十分地活潑興奮。所以她臉上的表情常是變化無窮，而又變化得非常迅速。她的聲音清脆溫柔，一舉一動自然而有禮貌。）

（西施穿一件淺藍色的袍子，束着一根淺紅色的腰帶。袍子的質料雖然也是布的，穿在她身上却顯得輕軟，漂亮，瀟脫。）

北：好，好，好！白天別說人，晚上別說鬼。西施，你不知道這丫頭正在說你哩，可不干我的事。

東：你聽她才怪哩，我幾時說你來着？

西：你們兩位可是我找來來的？我到河邊上洗衣服去啦，累你們等了半天，真對不住。

北：我這個人可不會假奉承，我到沒有正正經經地跑來探望你，都是這個丫頭（東施抓住她，想攔住她不要明說）

西：東施妹，你還是這麼頑皮，小心把北威姐推倒了。

北：你不叫我說，我偏要說，偏要說。西施，你知道我正在那兒弄點藥九子預備去給顧媽媽看病，這丫頭來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了我就跑，說是從那兒來的什麼大夫，怎麼怎麼漂亮

（東施盡力阻止她）。東施，你別撒賴皮，反正我是說定啦！她可就吃上醋啦，說是那位大夫把你看上啦，到沒有看上她。

(西施擔心地往四面看)

東：不要亂扯！大夫不大夫干我什麼事！
西：別生氣。你還不知道北威姐：一向愛說笑話麼？坐下吧，坐下吧。自己
也坐下。

指：(站起來，指着東施)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大丈夫做事敢做敢當！

東：(拍掌大笑)哈哈，大丈夫，你是不是想我一下子變成個大丈夫，今天晚上來陪你睡覺！

北：(打東施)我打死你這個不識羞的！

東：(大叫)你們都來看嘔，北威想男人都想瘋嘍！(北威又抓住東施的頭，打，東施邊笑邊

東：叫)

西：(站起來拉架)饒了她吧，饒了她吧，看我的面子。

北：(又打了幾下，住手喘氣)真是看你的面子，要不然我叫她吃不消兜着走。(坐矮石上喘

氣)。

西：(又坐下)東施妹，你以後少頑皮點就好啦！

(東施大笑，對着北威做鬼臉)

四：(急於要打聽地)北威姐，你方才說什麼(又望四外看看)看上了我，沒有看上她？

北：是啊，我真的要給你賀喜呀！(也望四外看看)咱們都是自家姐妹，你說給我們聽聽你們